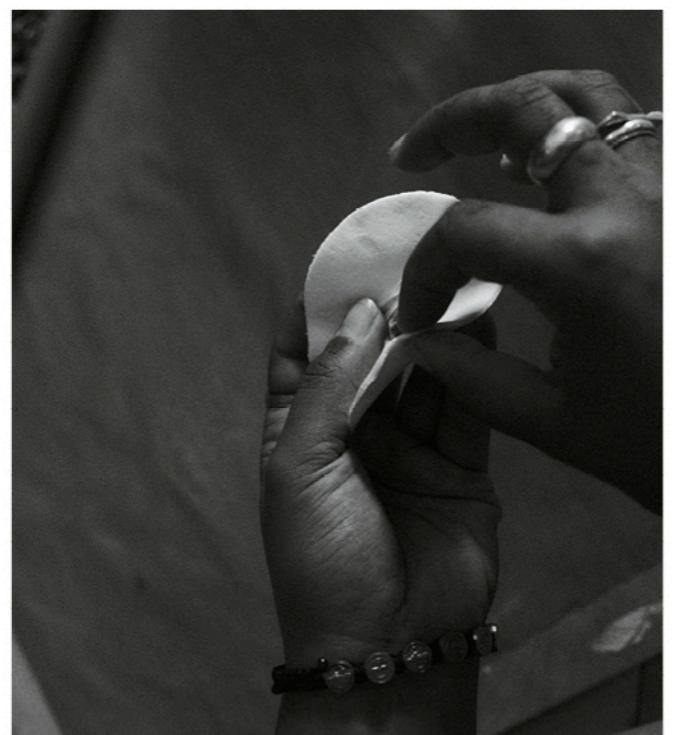


一段關於幸運餅乾的文化史

Choisne在台北展出的裝置作品《幸運餅乾》，數千顆手工黏土餅乾輕巧且整齊地堆疊在展場地板上，它們有些封存訊息，有些藏著種子，觀眾路過時或許會感受到一絲幽默感，也像是在等待觀眾做出某種選擇。在 Choisne 的視角裡，這個「開/不開」的瞬間，就是渴望具體被捕捉的地方——保留、破壞、保護、跨越，每個意圖都藏著微小卻深刻的情感。

作品的誕生並非偶然，而是延續自她10年前在里昂製作的400顆餅乾。「我常常從一個作品生出下一個作品，像建立自己的神話系統。某個元素會被放大、被抽取，最後長成另外一件作品。」她說。這些物件像是彼此在對話，它們成為她創作世界裡緩慢擴張的生態系。

她細細解釋，幸運餅乾本身也帶著跨文化的漂流史。它經常被誤認為是華人文化的一部分，但事實上，幸運餅乾的起源，最早能追溯回二戰期間的美國，由日本移民為餐廳客人所發明，靈感取自吐司煎餅，也成為一種半虛構、半真實的文化產物。「它像是一段被錯置的神話，一段被重

**在勞動過程中成形的作品**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幸運餅乾》除了是一件物件裝置，也是基於勞動與過程的行為作品。Choisne說自己過去很少參與行為藝術，但這次她將重心放在「製作的過程本身」——表演者的身體亦成為了作品的一部分。「對我來說，這是一個新的階段。過程與人，就是作品。」她說。這些表演者像是一間微型工廠裡的勞動者，持續製作餅乾，同時彼此討論幸福、人生與使命，彷彿在製作物件的節奏間尋找生活的意義。

觀眾無法與表演者直接互動，除了一種例外：若現場有人想伸手拿走餅乾時，表演者會問：「你是在拿幸運餅乾嗎？」語氣不帶指責，也不會阻止，純粹想讓觀眾意識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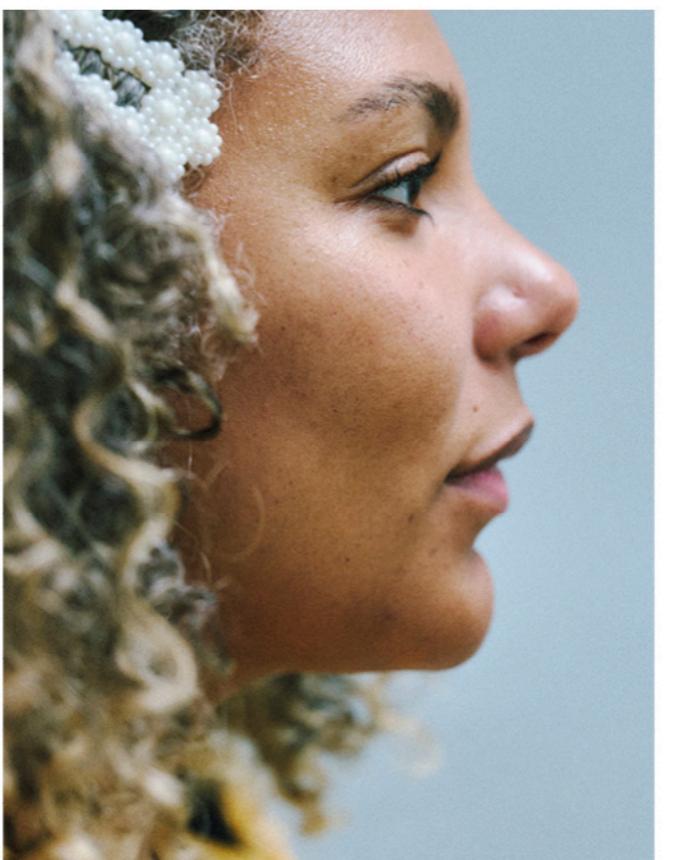
photographer Hedy Chang, text Yi Chang

新發明的文化。」Choisne說。她喜歡物件本身的文化複雜性——餅乾的形狀像亞洲的餃子，也像東歐某些麵點；它既象徵智慧，也被用來藏政治訊息；看起來輕鬆幽默，但背後卻牽引著移民、文化適應與權力關係的複雜歷史。

此外，她也興奮地分享，她來到台灣後也意外發現了台灣月餅的小歷史故事——過去曾被用來夾藏政治訊息，如幸運餅乾在台灣找到的平行歷史，使她原本的研究方向在此地得到了意外補充。

重新串連世界

Choisne過往經常以藝術探究多層文化意涵的交會處，這一切源於她自身的離散經驗。她出生於法國，母親來自海地，人生始終在兩地文化之間拉扯。「我花了很長時間重新理解自己的文化。」她說。海地的儀式與信仰、日常中



的小迷信、生活的節奏與集體感，都深深影響了她看待世界的方式，也影響了她到訪台灣的經驗與感受——她去廟裡拜拜，觀察日常的小儀式，將它們當成一種理解社會的方法。

她說，自己常希望人們能意識到：我們生活的世界，本來就是殖民歷史留下的結果。就連她手上正在喝的咖啡，都牽涉歐洲殖民帝國的暴力與剝削。「我只是希望能把人們的日常生活與這些歷史重新連起來。」因此，她往往選擇將作品的解讀權交給觀眾。「我把作品交出去，它就開始有自己的生命。如果有人提出我沒想到的解讀，我會覺得很開心。」

至於接下來的創作方向，她希望保有神秘感。「我的作品像一個生態系，會自然延伸。但我有個迷信——作品還沒成形前不能多說。」她的作品提醒我們，即便看似再簡單的物件，可能承載遠比它本身更複雜的歷史與情感。而所有那些漂移、渴望與秘密，都能在這些物件的形狀裡找到位置。

倪灝：以腳控文化為鏡，看見台灣匿名市場中的多元文化

在2025台北雙年展中，倪灝透過一雙雙被購買、被穿脫的襪子，描繪出台灣匿名市場裡複雜的身份光譜，帶我們看見社會如何在隱密角落展現真實的多元。

在台北雙年展的展場中，倪灝的作品安靜而難以忽視。多雙以樹脂封存的襪子、許多日常動作的影像、交易文字，以及被展示架框住的身體痕跡。倪灝長期以衣物與生活物件為媒介，研究慾望、結構與身體之間的關係。這次他選擇了最貼近皮膚、也最常在網絡文化裡被重新定義的物件——襪子。看似普通且日常的物件，將觀眾帶往一個介於日常與私密、真實與表演之間的灰色地帶，成為理解當代身體狀態的入口。

腳控與親密性

倪灝最一開始發展這項作品，算是多虧了演算法。「有一陣子Instagram不斷丟腳控相關的內容，讓我注意到近年這個文化變得越來越顯著。」於是，他的注意力開始放在腳的可能性。腳很日常，但同時能被情色化。也一直處在非常細的界線上。這種「既普通又曖昧」的狀態，十分吸引他。「我當時已經發展『衣物 + 樹脂』的方向，在想

要怎麼把這個方法推得更深。當我意識到襪子既是非常貼身、非常私密的物件，同時它也是網路上交易量極大的商品時，兩個線索就突然接上了。」

倪灝收集襪子的方式，完全來自網路上的真實買賣。他直接聯繫販售襪子的賣家，談妥價格與穿著天數，若需要日常穿脫的影片，也可向對方客製化。看似普通的交易，卻帶有一種微妙的匿名親密感——陌生人願意透過螢幕給出最真誠的自我揭露。而藝術家的工作，便是透過作品紀錄下這些日常慾望與匿名的脆弱性。「我會看他們影片裡的牆、磁磚、自然光，然後把那些元素轉成雕塑的語言。」腳控在當代文化中十分具代表性，既可被開玩笑，也能被細膩欣賞，「WikiFeet上很多評論寫得像品酒筆記一樣詩意。」

在倪灝的作品中，物件背後的寓意清晰可見：規訓、勞動、情色、交易、限制、日常儀式。藝術之於他，如同轉譯，賦予日常事物新的意義。例如展場中可見化石與襪子、健身房鋼構與同志情侶的穿脫動作，即便組合看似突兀，但他說：「幽默本身就是一種揭露真相的方式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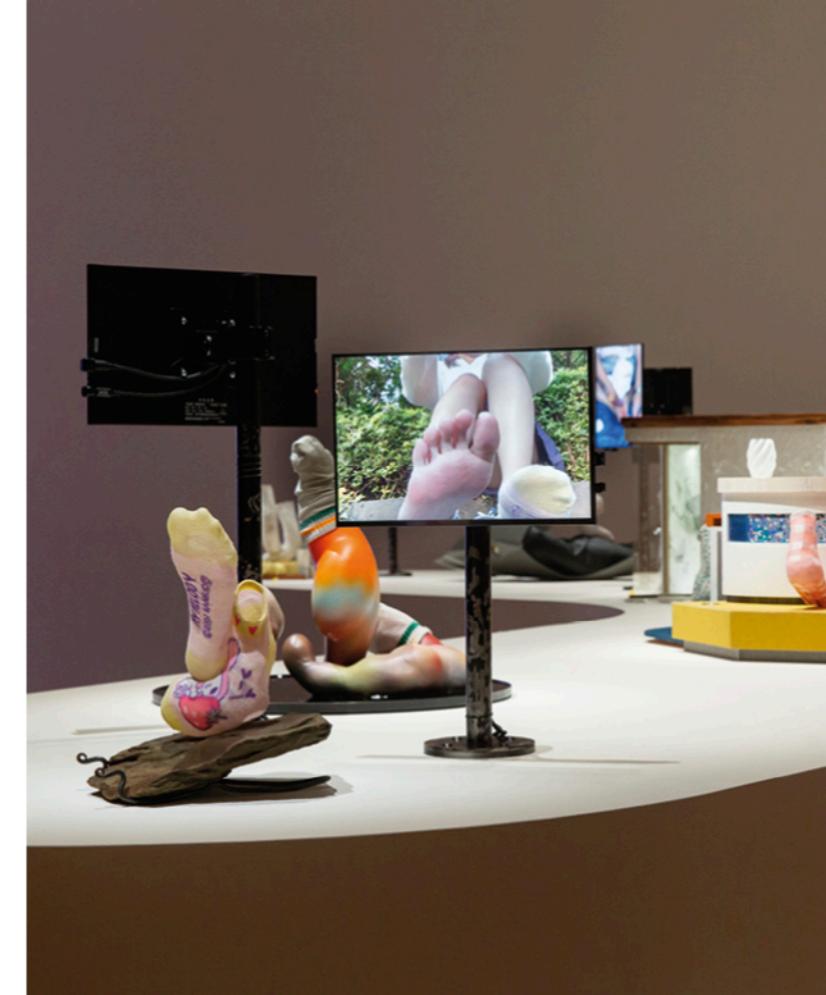
photographer Hedy Chang, text Yi Chang, photo courtesy of 台北市立美術館

對他而言，這些現象揭示了一件事：身體的每個部分都能被商品化，而這正是後資本主義的語言。「我們正活在一個『任何東西都可以被販售』的世界，DIY色情、OnlyFans等平台只是更明顯的例子。」他試圖將它當成一面鏡子，映照社會的樣貌。這個觀點也延伸到他作品中的「結構」主題。無論是健身房的鋼構、投票制度、法律、社會規範，這些無形的力量都在規範著現代人的身體與慾望。「我的作品一直在處理這些結構，它們看不見，但一直存在。」

跨文化背景構築的創作語彙

倪灝在台灣長大，國小移民至加拿大，之後又在美國接受藝術教育。跨文化的移動經驗讓他能同時站在「內部」與「外部」看台灣。他說，美國藝術教育給了他跨媒材的自由，而台灣的身體記憶則是更深層的基礎；兩者一起塑造了他處理日常物件的方式。

同時，他也觀察到，在全球藝術語彙的擴張下，亞洲的視覺語言往往以西方為參照，導致作品有時候失去獨特性；但在這樣的緊張狀態裡，也有人能將全球脈絡與在地文化



結合，形成新的語言。倪灝自己便在這種「既靠近又保持距離」的狀態之中，找到一條持續變動的創作路徑。

這種開放，也延伸到他對作品的態度。他的靈感來源橫跨新聞、迷因、情色文化、日常對話與結構性的社會觀察，這些看似碎片的資訊會在某個時刻突然彼此連結。「我腦中永遠有10到20個想做的作品，只是看什麼時候會被啟動。」他沒有固定的創作儀式，但身體的節奏往往牽動他的思考：洗澡時的漂浮感、射擊BB槍時的專注，都可能成為新作品的入口。

倪灝自嘲自己像一個「騷靈」，本體看不見，真正說話的是那些物件。他將其轉化為當代生活的標本：慾望如何被記錄、身體如何被觀看。這些痕跡在他的作品裡沒有結論，卻構成了理解我們所處時代的重要線索。

腳控為什麼不能是藝術？

雙年展開展一段時間後，部分觀眾對作品中懷有「男性凝視」與「戀足文化」的質疑。倪灝解釋，作品主旨並非「創造」情色，而是回應一個現實存在的文化空間。他說：「要理解這件作品，得先理解它誕生的環境。腳控市場是一個全球性的經濟體，而台灣的場景特別活躍。匿名、遮臉、抹去名字，是這個文化的常態。」在這個市場

裡，人們販售的物件種類極多，但倪灝刻意把介入壓到最低。「我從未購買過襪子以外的任何東西。我只要求他們穿上、脫下襪子，就像在家一樣，不需要表演。」

離開腳控市場語境脈絡後，這些影像顯露出一種純粹。「那種安靜、無修飾的身體動作，是作品的核心。」他注意到，某些反彈來自「把影像與情色劃上等號」的預設立場，而這正是他試圖透過作品拆解的地方。他也強調，作品從最初就不打算複製「年輕漂亮女性賣襪子」的刻板印象。「我們花了好幾個月尋找多樣性。我希望作品能反映真正的台灣：不同性別、階級、年齡、職業與人生狀態的人都在這個市場裡。」這也成為系列最終呈現的方向。

為此，倪灝將社群上的種種反饋視為值得思考的文化現象。討論的重心不該只停在「腳控算不算藝術」這類無效問題，而是「它揭露了哪些現實、它讓我們重新看見了什麼」。他如此形容藝術家的責任：「我們是最先踏入未知的人，我們觸碰別人還沒注意到的邊界。」創作對他而言，並非為了挑釁，而是希望在複雜、逐漸極化與恐懼累積的當代，保留一塊大眾能慢慢觀看、誠實思考的空間。「藝術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曖昧可以在裡面活下來，那些還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才得以被看見。」





5件亮點創作一次看

羅勒的香氣是通往天堂的路

沙烏地阿拉伯絲網藝術家Fatma Abdulhadi想起母親說過：羅勒是《古蘭經》裡天堂的氣味。她善於從植物中提煉色彩，將記憶轉譯為絲網上的圖案。走近〈留下的……盡可能長存〉(What Remains... Stay as Long as You Can)，拱門之間垂掛著薄紗，葉片的輪廓被印在半透明的布面上，像是永遠被時間凍結的影子；真實的羅勒就長在這些印痕之間，鮮活而短暫。駐足期間，回憶往事，氣味喚起家族儀式的片段，羅勒同時象徵生與死，這裝置就是一場與消逝的拉扯。香氣終將散去，記憶終將模糊，但在此刻，它們都被這座靜謐的花園暫時挽留。◎ fatmaabdulhadi_

〈留下的……盡可能長存〉，2025。
圖片提供◎藝術家版權所有，2025 台北雙年展委託製作。此作首次展出於 Islamic Arts Biennale 2025。本作品承蒙 Diriyah Biennale Foundation 賦予支持，得以實現。

攝影◎Ahmed Bin Nasser



靈猴能將灰燼煉成黃金

就像一座因火災而廢棄的印刷廠，一間住滿猴子的老戲院，Korakrit Arunanondchai的影像總在這些充滿創傷記憶的場域中展開。這次全新創作的〈愛在死亡之後〉(Love after Death)，由一隻能將灰燼煉成黃金的神話猴子，引領我們進入鬼魅傳說。作品重訪他的兩件舊作片段：曼谷美術館裡那座立於燒毀印刷廠的多媒體裝置，以及在泰國華富裡府廢棄戲院的拍攝現場，那裡如今住著被奉為祖靈的猴群。透明大屏幕上閃現著影像，光、聲與機械裝置讓空間成為召喚儀式的劇場，瀰漫著亡靈徘徊的氣息。在此，時間不以線性延展，記憶與夢境交疊，失落與重生循環不息。◎ kritbangkok

一片幸運餅乾、一場錯置的文化遊戲

幸運餅乾，這經常在美式中餐館見到的小點心，其實源自舊金山。Gaëlle Choisne由此叩問：當符號被挪移後，它會如何被重新詮釋、收編，甚至變形？出生於法國、母親來自海地，她長年在殖民歷史的裂隙中打撈被消音的記憶。自2018年起，她以羅蘭·巴特《戀人絮語》為靈感展開長期計畫「Temple of Love」，手工黏土製作的幸運餅乾便曾出現在2019年里昂雙年展的〈Absence〉一角。這次她為台北雙年展創作〈幸運餅乾〉(Fortune Cookies)，將數千枚餅乾鋪展於北美館1樓落地窗門廊，有些內藏種籽，有些則塞入神祕字條。你可以捏碎它讓祕密現形，也能讓它完好如初、保持神祕。◎ gaellechoisne



攝影◎Timofey Kolesniko

走音合唱團在此為你獻唱

走音的人就該被矯正嗎？立陶宛藝術家Lina Lapelytė開始疑惑：為何某些聲音被定義為音樂、有些則是雜音？誰有資格發聲，誰又該保持沉默？〈斜坡研究（又名沉默者）〉(Study of Slope (aka The Mutes))在2022年首度於巴黎Lafayette Anticipations委託創作，此後她每每招募當地「自認唱歌走音」的素人組成合唱團。作品的中央圓圈中，擺放著一雙鞋底歪斜的瓷質斜口鞋，象徵那些「五音不全」的人；圓圈中的在地植物常被誤認為雜草，實則具有療癒之效。台北版本中，觀眾還能看見一個卡拉OK螢幕，播放著由英國作家Sean Ashton小說《Living In A Land》改編的歌詞。雙年展閉幕的週末，「走音合唱團」也將現場演唱。◎ linalapelyte



〈The Mutes〉，2022，法國Lafayette Anticipations展覽現場 摄影◎Marc Domage

偽飛機場就是編排的歷史

一座從未起飛的機場，唯一的任務是欺騙。台灣藝術家邱子晏在〈偽飛行場〉中，以鐵架與紙板手工重建了一架零式戰鬥機。這個靈感源自他在雲林發現的日治時期軍事遺址，那裡的跑道、碉堡與模擬機場，全是為了迷惑敵軍而建造的幌子。觀眾可以走進機艙，在顯示器上觀看一部虛構的航空電影。影片將歷史重現，並提問：當歷史本身就是精心編排的騙局，我們該如何記憶？這件雙年展委託的現地製作，不只關乎過往的戰爭遺跡，更映照著台灣破碎的歷史記憶——那些被刻意隱藏、選擇性遺忘的，與我們自以為理解的。



圖片提供◎邱子晏



〈偽飛行場〉，2025，錄像截圖。

圖片提供◎藝術家提供，由2025台北雙年展及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委託製作。